习近平文化思想
学习专栏

坚守文化主体性　不断敞开文明襟怀

□范　周　张雅倩

坚守文化主体性与保持开放性在实践中实现统一，要义在于“第二个结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超越古今对立，以融通中外、守正创新摆脱对外来文化的依赖，在深层结合中生成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同时又强调：“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文化主体性与文化的开放性，看似分属文化发展的两端，实则内在贯通、辩证统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增强主体性与保持开放性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主体性是开放性得以自信展开的前提，开放性是主体性得以巩固升华的动力。二者在实践中熔铸为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共同指向文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目标。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迷思

增强主体性与保持开放性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我们在新时代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必须直面的课题。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在国际语境中曾一度陷入失语失势的困境。在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文化关系问题上，国人的探索屡屡陷入二元对立的迷思。或视传统为珍宝而不加鉴别地拒绝外来文化，陷入封闭僵化的保守主义；或视传统为敝屣而亦步亦趋地全盘西化，滑入丧失自我的民族虚无主义。这两种倾向看似水火不容，实则共享同一思想病灶，即都把主体性与开放性对立起来，要么以封闭求自主，要么以依附换开放。历史经验表明，封闭隔绝难以生成真正的主体性，缺乏主体性统摄的开放又易使本土文化沦为他者文化的附庸。

中国共产党以百余年奋斗持续对这一历史难题进行探索，其理论结晶就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文化主体性等重大论断的提出，正是其中的标志性原创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这些重要论述将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路径，清晰呈现出来。可见，文化主体性不是封闭自保的产物，而是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开放进程中确立的。

有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依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主体性构成文化开放包容的重要前提。这一前提，既彰显了我们文化上的自信心态，也凸显了我们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从文明演进逻辑来看，文化自信是文明开放的精神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自古以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宽广胸怀著称于世，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根本在于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主体性强，开放则是“我纳百川”的主动选择；主体性弱，所谓开放便可能异化为“我被海纳”的被动卷入。近代以来种种全盘西化主张的失误正在于此。

从文化生成逻辑看，“两个结合”塑造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面对广阔的国际文化舞台，文化主体性表现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在主动理解、积极接触多元文化的同时，牢牢守住自我的根脉和底色。这种独立自主不是排外自守的文化自负，而是经由“结合”的深层熔铸而形成的清醒自我确证。文化主体性为文化开放划定了“我是谁”的存在论坐标。缺失这一坐标，一切对外文化交流都将失去主体依托，沦为无主体的漂流。

从文化安全逻辑看，文化主体性是维护文化安全的根本所在。在全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今天，掌握思想文化主动权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其中，“为我所用”正是主体性统摄开放性的凝练表达。在文化生产中，要警惕西方评价体系的单向度渗透，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文化理论与评论话语体系，以坚定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国家文化安全防线。

在敞开襟怀中不断强化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并非固化的堡垒，而是在交流互鉴中持续开放、不断生成的有机系统。其生命力恰恰体现在保持自我、发展自我、丰富自我的动态过程之中。

封闭必然僵化，交流孕育新机。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停止与异质文化的对话，便容易陷入自我重复的内循环，主体性也会在自我复制中趋于钝化。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靠的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在文明交往中兼收并蓄、在回应挑战中开创新局。从汉唐到元明清，每一个朝代都注重对域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借鉴与吸收。特别是近代以来，对西学东渐成果的选择性吸收更是成为热潮。中华文明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以主体性驾驭开放性、以开放性滋养主体性的历史。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中的包容性与和平性，与文化上的开放包容密切相关。

开放包容是对文化主体性的严格检验和充分展开。衡量一种文化主体性是否坚实，不能只看其自我宣示，更要看它在文明激荡中能否保持自我、包容他者。进入新时代，中华文化以更加自信、从容、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越是主体性强的文化，越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魅力与活力；越是以开放姿态走向世界，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就越得到彰显，文化主体性也就越得到巩固。

开放包容赋予文化主体性以世界性意义。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从来不是孤立于世界文明体系的封闭自足。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又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打破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思维误区。这既是文化主体性的时代表达，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第二个结合”：主体性与开放性有机统一的内在机理

坚守文化主体性与保持开放性在实践中实现统一，要义在于“第二个结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超越古今对立，以融通中外、守正创新摆脱对外来文化的依赖，在深层结合中生成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新形态。结合不是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深层的融会贯通。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对话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融通中获得新的时代内涵，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型。经过双向互构，主体性与开放性不再是需要外力加以调和的两个变量，而是成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内部自我规定的两个方面。

在文艺领域，这一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具体。新时代的中国文艺，不再被动接受外来的范式、标准与评价体系，而是以中国问题、中国现实为中心，自主设置议题、建构审美话语、完善评价体系，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自主选择、自主转化、自主创新。从国风舞蹈让千年丹青在舞台上流动，到国产动画汲取中华美学精神赢得广泛赞誉，再到一系列文学新作积极继承传统素材和传统美学……新时代文艺的实践表明，扎根本土与面向世界并不矛盾，越是民族的、越是具有主体性的创造，越能够成为世界的、属于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实现巩固文化主体性与保持文化开放性的辩证统一，最终要落到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上。新征程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守住文化根脉、坚守文化主体性，同时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努力创造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与此同时，积极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文明成果。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自信不自大，开放不依附，这正是主体性与开放性辩证统一的内涵所在。

（范周系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院长，张雅倩系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书　评

『复数』的理论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从曾军《当代中国文论互鉴论》说起

□汪静波

曾军教授的《当代中国文论互鉴论》近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入选首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文库”，致力于在“古今中西”的对话关系中立足“今中”，在充分把握当代文学现场海量新经验的同时，富于能动性地汲取源自“古中”“古西”“今西”的各色思想资源，从而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新形态。

在曾军教授的论述中，“今中”是联通“古中”“古西”与“今西”的枢纽，它是“问题的来源和学术的立场”“所有矛盾的汇聚点和立足点”与“思想学术最具生产性的场域”。然而，“今中”这一看似清晰的时间维度之指认，其内部亦存在诸多值得考辨的难题。如曾军所言，“当我们指认‘今中’时，往往会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而它与1840年之前的‘古代’已有一个‘现代百年’的时差；同样，当我们指认‘当代西方’时，也往往会泛指20世纪，而它又与‘当代中国’也有半个世纪的时差”。若再虑及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中，存在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基本划定为1898年至20世纪末的文学之现代转型），汪晖参照霍布斯鲍姆而提出的中国“短20世纪”（基本划定为1911年至1976年的漫长革命）等时间分段，“今中”之指涉便更远非轻而易举。将时间确立为以“1949”为“今中”之开端，背后实则隐含的是以“新中国”作为自主文论知识体系之国别主体终于“屹立于世”的自信自觉。曾军教授以更进一步的具体分期，梳理出“今中”迄今70多年的三个文论阶段，通过令“今中”自身历史化的方式赋予其兼具“当代性”与“历史性”的学理厚度。

但需要辨析的是，“今中”这一主体本身亦非凝定不变，如曾军所言，“在全球化时代没有纯而又纯的中国性的经验”，其中必已先在地包含“来自中国之外的异质性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此种“异质性文化”并不仅源于西学，亦该虑及古时丝绸之路，今日非洲、大洋洲等辽阔异域资源。以往无论言及“古西”还是“今西”，“西”字均主要指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军教授通过强调“在世界中”的意识，将“中”与“西”摆置于更高层级的共同体内，在“影响的多元网络”之中将中西视作“全球”内部的节点，由此形成对“中西关系”更为宏阔的体认。此时“对话主义”的提出，相较原先仅关注“中西两极”的“对话”已更具双重开拓性意味：其一是对“理论他者”应来自广袤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有清晰认识，而非仅为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后发性学习与追赶；其二是对“今中”这一主体富于能动性的“选择”已有更充分的自主意识，而非仅为往日怕“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鲁迅语）的弱势地位的恐惧。在作者的梳理之中，可以见出以往无论“全盘西化”还是“西学东渐”的称谓，均将“中土”摆置于相对被动的位格。而到了张志扬的“西学中取”与黄玉顺的“中学西进”，中国显然已在更为主动地发扬“拿来主义”与践行文化输出。更有意味的是，曾军在倡导中国文论的“对话主义”之时，着意指出中国文论的“对话主义”与巴赫金“对话主义”的不同之处。在巴赫金的理论资源中，“包含西方后现代主义因过分强调多元文化而导致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倾向”，而这并未被中国学者所接纳。由此可见，当中国这一文化主体有了充分的定力、辨别能力与理论自信，即便是对古中、古西和今西等资源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不接纳”与“不选择”，亦是某种别具意味的能动“选择”。笔者曾在《全盘西化作为伪命题——以冯至对诺瓦利斯的接受为中心》中以冯至为例，论述“全盘西化”作为一种在总体态度上的趋向性描述或可成立，但在实际的接受实践过程中无法真实存在。对于中国具体的接受实践而言，“西化”只可能是有限度的西化，只存在中国主体究竟想要撷取“西”中的哪些有用符码，借之以作自我更新的问题，并不存在“全盘西化”的可能性。然而20世纪冯至作为接受主体隐晦的“不选择”，仍多以谦逊之姿将其包藏于赞誉之辞的内部，而如今曾军教授的“不接纳”及对当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长期建设，却已更多显露出中国当代学者在深度思考后坦率说“不”、平实论述的隐性地位跃迁。

通读全书，如以具象化的譬喻来描绘这一“今中”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或可将之设想为一个巨大的星球宛如陀螺般不断高速自转，自茫茫宇宙间毫不休歇地吸纳世界历史长河中的片片思想精华，又在吐故纳新之时不断将部分曾经发挥作用却已不合时宜的碎片进行阶段性的剥离和甩脱。这一“星球”因其转速过快，自肉眼观之却反呈不动如山之状，在高度流变的过程中显得镇定自若而又虚怀若谷。一个真正“以我为主”的思维主体决不会在多元混杂的对话中迷失自我，而是以高度的定力在无限包容之时践行双重“拒斥”，既对外界的纷杂声音予以不断去芜存菁，亦数十年如一日地抵御盘踞于自身头脑的思维惯性。就此而言，中西文论互鉴中持续性的相互学习与“对话”将长久处于未完待续的进行时态。通过研读此书中论述德里达借汉字而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人种中心主义与语音中心主义的影响个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学者如德里达从未因借用“不懂之中国”来论述发挥而存在心理负担，中国学者却不断强调必须先拥有充分的知识储备与全面深入的理解，方可再行对西学予以“阐释”“运用”。这或因仍不自觉地将自身摆置于“学习者”的弱势地位，才不允许自己生产对西方文论的错误“复述”，不允许自己研究的是为解决中国问题而生产的“想象的西方问题”。当然，这也不是鼓励走向对西方理论的故意误读，毕竟充分理解才能更好地相互对话。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加强调一种内在的主体意识。时至今日，我们或已可培植如德里达无所顾忌地借用“汉字”般借用“西学”的自信，大胆思考属于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理论话语和思想体系。曾军教授在《后记》中写道：“我们所建构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是大写的单数的知识体系，而是小写的复数的知识体系的总和。”此种“复数”的理论，唯有后来者持续不断地为之添砖加瓦，方能使其通达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光明境地。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在创新求变中激活文学内生动力

（上接第1版）

跨媒介共生，人才为要。五年来，中国作协邀请来自影视、戏剧领域的剧作家，以文学的名义“回家探亲”。在“作家朋友，欢迎回家——剧作家活动日”上，编剧刘和平建言：“‘回家’证明我们剧作家也是作家群体的一分子。希望中国作协多邀请文学造诣深的作家、评论家为我们授课，不断提高大家的文学修养。”一席话道出了剧作家、文学家彼此加强交流与联结的心声。同时，积极引导作家走入影视教育课堂，联通文学创作与影视人才培育的纽带。“小说的文字是砖瓦，作家落成一座属于自己的建筑；剧本是图纸，影像团队共同完成最终的建造。”在中国作协与北京电影学院携手打造的“北影大讲堂：文学与电影”系列名家活动上，作家、剧作家刘恒对现场的青年学子说，文字的精神肌理为光影叙事预留下丰富表达空间。“我们必须怀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怀。文学是我们的工具，让我们在世俗的泥潭里，仍然能够超拔起来。”

五年来，新时代文学的价值深入广阔的时代生活，持续释放强劲的发展动能。湖南益阳清溪村锚定“文学村庄”发展特色，走出了一条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乡村振兴新路。“清溪村探索‘文学+文旅’模式　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入选2022—2023年度文化和旅游领域改革创新二十佳案例；2026年，清溪村（含周立波故居、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入选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文艺赋能最终要落到促进发展、为民造福上。通过推动文艺与农业、旅游、商业深度融合，让村集体增收、让村民致富，从而使文艺工作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支持，形成了‘文艺繁荣—产业发展—村民增收—更加支持文艺’的良性循环。”清溪村党总支书记周智虎说。

声同则相应，德合而相亲。卓有成效的创新举措，让新时代文学在联动协作中汇聚发展的合力，持续放大传播的效能，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彰显更深沉的文化价值，释放更持久的精神能量。

坚持人民立场，探索文学新的生长点

五年来，中国作协多层次、全方位引领推动新时代文学融入现代传播格局，不断突破载体边界、激活自身活力，收获了累累硕果。文学的“母本”价值被不断擦亮，并转化为丰厚的精神资源、充沛的思想源泉、多元的审美追求。

文学作品从纸面走入生活，影响力持续扩大。上班族在地铁通勤时间聆听《三体》有声书、广播剧，思考的半径从生活向宇宙飞跃；年轻人走进剧场观看民族舞剧《红楼梦》，重温古典文学里的悠扬情思；观众在歌剧《尘埃落定》中感受雪域大地上的命运浮沉与时代变迁；青少年盛赞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的回响在其耳边余音不绝……文学的生命力在多种艺术形式中生长，经典人物形象在一代代读者心中不断深化，文学的主旨内核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延展。

文学提供的经验、想象与故事，正在滋养更多艺术门类和文化产业。有观众“因为一部剧，爱上一本书”：电视剧《生万物》的热播，引发读者细读其原著《缱绻与决绝》；有读者“因为一部剧，走进一座城”：《我的阿勒泰》播出后，带动地区文旅发展，散文里的山川草木化作络绎不绝的远方奔赴；有曲艺爱好者“因为一部剧，读懂一脉文”：《主角》让秦腔走出梨园、破圈走红……文学精品力作借助媒介力量，精准激活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根深而苗壮。一系列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的丰硕成果，不断拓宽新时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构成富有生命力的再生产环节，塑造出更多具有典型性、当代性的文化形象。作为文化出海“新三样”之一，网文出海联动各方共建全球IP产业，辐射带动影视、动漫、游戏等下游产业集群出海，构建起中国特色文化传播矩阵，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富有活力的文化支撑。《开端》《风吹半夏》《莲花楼》《国色芳华》等剧集，《黑神话：悟空》等游戏，以不同的媒介语言对话年轻受众，成为文学向外生长的鲜活枝叶。《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中国网络文学平台海外注册用户约2.5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微短剧这类生长迅速的新形态，中国作协启动网络文学IP微短剧扶持计划，配套评论引导，划定价值标尺，引导新业态回归文学叙事的品质追求。

如何激活媒介背后人的创造力，是中国作协推进文学传播创新的重要关切。今年初，中国作协联合抖音共同发起“2026春节写作大赛”，超2万人在短视频平台以长图文形式写下属于自己的“春节记忆”，为“文化过大年”留下文学的注脚。五年来，中国作协践行大文学观，推动“写大众”向“大众写”拓展，让文学的主体性扎根亿万普通人的生活实践。无论是视频内容的弹幕评论，还是网络文学平台的“本章说”“段评”，都实时呈现着广大受众的集体智慧与情感共鸣，成为作品意义生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网络文学等创作领域，读者的实时反馈与热烈讨论，已直接参与作品创作过程，影响着作者对人物形象、情节走向的设计，形成了创作与接受即时互动、共同创造的新模式。吸纳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力量，在跨界生长传播中坚守文学底色，新时代文学的主体性愈发昂扬。

只有真诚倾听读者心底对文学的热爱，才能以实际行动回应每一份守望之心。五年来，新时代文学在人民的检阅中改进方法、校正目标、激发活力。从刊登读者感言到深入一线与基层文学爱好者面对面交流，从邀请读者走进编辑部到编辑和读者代表登上“中国文学盛典”舞台……“人民阅卷”行动在实践中不断巩固完善，把读者声音全面纳入文学评价体系，有力凸显了新时代文学的人民性。中国作协各报刊社网充分利用电子问卷、现场调研、线上留言、基层座谈等多元方式，常态化征求读者意见建议，把散落于不同群体的阅读观感、创意设想、意见建议系统性吸纳进办刊、选题、栏目策划、组稿编稿等全流程，来自人民的智慧滋养着新时代文学的健康生态。

以守正创新的姿态坚守文化主体性，以历史主动精神不断融入现代传播格局。五年来，文学沉淀的经验、思想与故事化作丰厚滋养，推动文学作品向更广阔的领域破圈传播、跨界生长；产业的蓬勃发展，反过来又牵引和促进文学创作提质升级，构建起开放共生的健康生态。展望未来，中国作协将持续把数智化时代的技术变量转换为文化事业的价值增量，用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精品力作，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文学的热情与关注，持续增强文化原创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篇章。

（康春华参与采写）